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仕學規範卷二十五

宋 張鎡 撰

涖官

徐仲車言人之同官不可不和和則事無乖逆而下不能為姦必欲和莫若分過而不掠美出節孝先生語

造意者常居尊與賢作事者常居卑與賤造意速作事遲以事之遲副意之速常不及故在上者不可以意之速責事之遲

蔡君謨知開封府事日不下數千每有日限事揀三兩件記之至其日問人不測如神

楊中立云范文正有言作官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

林述中云范堯夫有言公事膽大私事膽小又言一部律中四字可盡所謂罪疑惟輕

神廟時監司李及登對上問麥價不知對曰臣於職事非不盡心偶不知麥價他日擇按察上問向時不知麥價者為誰宰執請其故上曰朕欲知四方利病須

忠信人如麥價有甚撰一箇不得

張横渠與其叔安仁令書云獘政之後諒煩整葺寛而不弛猛而不殘待寄居游士以禮而不與之交私一切守法於人情從容此亦吾叔所能辦

范堯夫嘗謂人作貴官只將如奉使借官看便無事

李若谷敎一初官云勤謹和緩其人云勤謹和巳聞命矣緩字未諭李云甚事不因忙後錯了已上出晁氏客語

左丞王和甫尹京日市有匿名書誣告一富家有逆謀

都城稍恐和甫不以為然不數日果有旨根治和甫搜驗冨家無迹因詢其怨耦答以數日前有鬻狀人馬生嘗有所貸弗與頗積怨言和甫乃密以他事綰馬生至對款即取謗書字校之略無少異因而訊鞫其事果馬生所作

朝請郎侯臨昔為東陽令有治聲忽他邑民因分財私寄附於姻家輙為所匿累經訟而弗直乃求理於侯侯曰吾與汝異封法難以治止令具物之名件而去

後半年縣獲強盜侯因縱盜妄通所寄物於姻家及捕至獄泣訴盜所通金帛皆親所寄侯即追向日求理之民證驗識認還之

朝散大夫錢龢往年宰秀州嘉興有村叟告牛為盜所殺錢曰若亟歸勿言報吾但密召同村解之遍以其肉餽所知或有怨仇即倍與叟如其言翌日果有人懷肉以告叟私屠牛者錢得而治乃告肉者所殺已上出和氏談選

韓莊敏公一日侍立神宗云聞杭州楊梅甚佳卿曽食否公云舊亦曽食然中國甘珍亦自不少遠方之物一有供奉便成勞弊如漢唐荔枝是也神宗云誠然

公臨藩政事詳盡官屬人人得盡其所長每議事使逐人各道所見公然後參酌從長施行如有未盡更為條陳屬官多云乞相公台旨公曰某指揮不難恐有差誤諸公不肯言致誤施行不若先盡諸公所見然後某參酌也　並出韓莊敏公遺事

或問為政如何謝子曰吾為縣立信以示之始時事煩
吾信既立令則簡矣凡事皆與之議而處其方只如
理債則先約之息不得過本不及本則計日月償之
又為之期期至而不還治其罪息過本則不理凡胥
吏稟吾約束者中為之約而言不再期既至而事未
集治其罪不復縱凡此皆所以示吾信又問處事何
以得其要謝曰試舉一端只如繳引勾到人便令於
引上三項開説某人是陳狀某人是被論某人是證

見即時便見得事因問當不用便看元詞

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閑工夫枉用却閑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折挫已上

出上蔡語録

或問臺諫官如何作曰剥之彖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夫君

子之於小人方其進也不可以驟去觀剥之象斯可
見矣剥坤下而艮上坤順也艮止也此天理之不可
易者也順而止之其漸而非暴之謂乎陰陽之氣消
息盈虚必以其漸君子所尚蓋在於此
因言人君喻臺諫言事若事當言可以言否曰英宗朝
傅欽之奏劉子上不從因曰臺諫有合理會事却不
理會欽之曰不知方今合理會者是何事上曰何不
言蔡襄欽之云若襄有罪陛下何不自朝廷意正典

刑責之安用臣等言上曰欲使臺諫言其罪以公議
出之欽之云若付之公議臣但見蔡襄辦山陵事有
功不見其罪臣身為諫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
為政要得嚴威嚴使事事齊整甚易但失於不寛便不
是古人作處孔子言居上不寛吾何以觀之哉又曰
寛則得衆若使寛非常道聖人不只如此說了今人
只要事事如意故覺見寛政悶人不知權柄在手不
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人多虐

百姓耳然寛亦須有制始得若百事不管唯務寛大則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已操縱予奪摠不由人儘寛不妨伯淳作縣常於坐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常有愧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錯決撻了人古人於民若保赤子為其無知也常以無知恕之則雖有可怒之事亦無所施其怒無知則固不察利害所在教之趣利避害全在保者今赤子若無人保則雖有坑穽在前蹈之而不知故凡事疑

有後害而民所見未到者當與他做主始得州縣近令勸誘富民買鹽勸誘即須有買者但異時令百姓買鹽其初亦令勸誘百姓名一入官以後便不可脫為民父母豈可暫時因之使之終身受其害

徐師川歸洪州欲不復來先生問之曰公免得仕宦否若端的有以自贍不必復來固好第亦須着仕宦如何師川曰亦以免仕宦未得曰如此則當復來供職仕宦處處一般既免未得須復為他官逃此之彼彼

亦宜有不安處是無地可以自容也師川曰來此復
為人所羅織陷於禍奈何曰顧吾所自為者如何耳
苟自為者皆合道理而無愧然而不能免者命也不
以道理為可憑依而徒懼其不免則無義無命矣師
川曰極是亦待來此若做不得去之未為晚又言人
只為不知命故纔有些事便自勞攘若知得徹便於
事無不安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固嘗
解云使孔子不免於桓魋之難是亦天也桓魋其如

何哉蓋聖人知命如此夫富貴死生人無與焉何尤人之有孟子分明為臧倉所毀不遇魯侯而以為不遇非臧倉之力蓋知命也

程正叔云古之學者四十而仕未仕以前二十餘年得盡力於學問無他營也故人之成材可用今之士十四五以上便學綴文覓官豈常有意為已之學夫以不學之人一旦授之官而使之事君長民治事宜其效不如古也故今之在仕路者人物多凡下不足道

以此已上出龜山語錄

仕學規範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仕學規範卷二十六

宋 張鎡 撰

涖官

邵曄知廣州鑿內河以泊舟楫不為颶風所害相次陳世卿代之奏乞免本州計口買鹽之害五羊之民始有溫衣飽食廣人歌曰邵父陳母除我二苦出玉壺清話

伯溫初入仕程侍講曰凡作官雖所部公吏有罪亦當立案而後決或出於怒比具案怒亦散不至倉卒傷

人每決人有未經杖責者冝謹之恐其或有所立也伯温終身行之

樞密張公燾謂余曰某初官入川妻子乗驢某自控兒女尚幼共一驢馱之近時初官非車馬僕從數十不能行可歎也前輩勤儉不自侈大蓋如此因録之

元祐初哲宗幼冲起文潞公以平章軍國重事召程頤正叔為崇政殿説書正叔以師道自居每侍上講色甚莊繼以諷諫上畏之潞公對上恭甚進士唱名侍

立終日上屢曰太師少休公頓首謝立不去時公年九十矣或為正叔曰君之倨視潞公恭議者為未盡正叔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為上師傅其敢不自重吾與潞公所以不同也識者服其言

熈寧三年四月朝廷初行新法所遣使者皆新進少年遇事風生天下騷然州縣始不可為矣康節先生閑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

問康節先生康節先生答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寛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已上出邵氏聞見録

范忠宣公語江民表作小官時便作取宰相時事舜居歴山及得天下若固有之者養之素也出步里客談

人有語及為政者和靖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倦最害事若能無倦推而行之為尉為邑為郡以至為宰相皆可了若倦即雖居家至小事也不能了出涪陵記

善録

士大夫若止一官之廩祿計則不知其為素飡請以驅役之卒奉承之吏供帳居處詳陳悉筭則凜然如履氷岌然如臨淵有媿於方寸者多矣若於奉公治民之道不加思則竊人之財不足為盜矣出省心雜言

葉石林云余在許昌歲適大水災傷京西尤甚殍自鄧唐入吾境不可勝計令盡常平所儲奏乞越常制賑之幾十餘萬人稍能全活惟遺棄小兒無由皆得育

之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收以自畜乎曰人固願得之但患既長或來歳豐稔父母來識認爾余為閲法則凡因災傷棄遺小兒不得復取乃知為此法者亦仁人也夫彼既棄而不有則父母之恩絶若人不收之其誰與活乎遂作空劵數千具載本法印給内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但白明所從來書於劵付之略為籍記使以時上其數給多者賞且分常平餘粟貧者量授以為資事定按籍給劵凡三千八

百人皆奪之湍壑置之襁褓此雖細事不足道然每
以告臨民者恐緩急不知有此法或不能出此術也
富韓公為樞密副使坐石守道謗自河北宣諭使還道
除知鄆州徙青州饑者不已人皆為公危懼會河北
大水流民轉徙東下者六七十萬人公皆招納之勸
民出粟自區畫散處境内屋廬飲食醫藥纖悉無不
備從者如歸市有勸公非所以處疑弭謗禍且不測
公傲然弗顧曰吾豈以一身易此六七十萬人之命

哉卒行之愈力明年二十大熟始皆襁負而歸則公所全活也於是雖讒公者亦莫不畏服知不可撓而疑亦因是浸釋公在政府不久而青州適當此疑每見其與一所厚書云在青州二年偶能全活得數萬人勝二十四考中書令遠矣張侍郎舜民嘗刻之石余舊有其摸本今亡之不復見也並出石林避暑録

吳龍圖中復性謹約詳於吏治自潭州通判代還孫丈懿公為中丞聞其名初不知識即薦為監察御史裏

行或問文懿何以不相識而薦之文懿笑曰昔人恥為呈身御史吾豈薦識面臺官耶當時服其公

真宗幸澶淵丁晉公以鄆齊濮安撫使知鄆州虜既入塞河北居人驚奔渡河欲避於京東者日數千人舟人邀阻不時濟丁聞之亟取獄中死囚數人以為舟人悉斬於河上於是曉夕並渡不三日皆盡既渡復擇民之少壯者分畫地分各執旗幟鳴金鼓河上夜則傳更點申號令連數百里虜人莫測訖師退境內

晏殊並出石林燕語

王尚書敏仲每事必為人求方便之道如河朔舊日北使經由州郡每北使將至於民間假貸供帳之具至煩擾敏仲奉使即言之朝乞令河朔人使經由處皆支官錢置什物儲之別庫專待人使自此河朔無復假貸之擾矣王公臨事每如此也

呂滎陽公語人云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以為後生之戒仲父舜從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仲

父對詞甚好云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謹乃所以求知也

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謹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遠恥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然世之仕者臨財當事不能自克常自以為不必敗持不必敗之意則無所不為矣然事常至於敗而不能自已故設心處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役用權智百端補治幸而得免

所損已多不若初不為之為愈也司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戒於初此天下之要言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簡而見功多無如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耶

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群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為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故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

可移於官豈有二理哉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行既不能免便就其間求所以使民省力不使重爲民害其益多矣不與人爭者常得利多退一步者常進百步取之廉者得之常過其初約於今者必有垂報於後不可不思也惟不能少自忍者必敗此實未知利害之分賢愚之別也

予嘗爲泰州獄掾顏岐夾仲以書勸予治獄次第每一事寫一幅相戒如夏月取罪人早間在西廊晚間在

東廊以避日色之類又如獄中遣人勾追之類必使之畢此事不可更别遣人恐其受賂已足不肯畢事也又如監司郡守嚴刻過當者須平心定氣與之委曲詳盡使之相從而後已如未肯從再當如此詳之其不聽者少矣

當官之法直道為先其有未可一向直前或直前反敗大事者須用馮宣徽所稱惠穆公秤停之説此非特小官然也為天下國家當知之已上出吕氏童蒙訓

仕學規範卷二十六

仕學規範卷二十七

宋 張鎡 撰

涖官

劉器之謂予言當官處事須權輕重務合道理毋使偏重可也夫是之謂中因言元祐間嘗謁見馮當世宣徽當世言熙寧初與陳暘叔吕寶臣同任樞密暘叔聰明少比遇事之來迎刃而解而吕寶臣尤善秤停事每事之來必秤停輕重令得所而後已也事經寶

臣處者人情事理無不允當踞之因極言秤停二字最吾輩當今所宜致力二字不可不詳思熟講也實臣蓋惠穆公也

黄兊剛中嘗為予言頃為縣尉每遇驗尸雖盛暑亦必先飲少酒捉鼻䚓視人命至重不可避少臭穢使人横死無所伸訴也

前輩嘗言小人之性專務茍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當官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諺曰勞心不如

勞力此實要言也

當官既自廉潔又須關防小人如文字歷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不可不至謹不可不詳知也

前輩嘗言吏人不怕嚴只怕讀蓋當官者詳讀公案則情偽自見不待嚴明也

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媼之類尤宜疎絶要以清心省事為本

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為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

末而一任之間不復舉動大抵作官嗜利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

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

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一公事難決者必沉思靜慮累日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也惟不苟

者能之

處事者不以聰明為先而以盡心為急不以集事為急而以方便為上

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恕違道不遠觀於巳而得之未有舍此二字而能有濟者也嘗有人作郡守延一術士同處書室後術士以公事干之大怒叱下竟致之理杖脊編重招延此人巳是犯義既與之稔熟而干以公事亦人常情也不從之足矣而治之如此之峻

殆似絶滅人理

當官大要直不犯禍和不害義在人消詳斟酌之爾然求合於道理本非私心專為已也

當官處事但務着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種姦偽不如一實反覆變詐不如謹始防人疑衆不如自謹智數周密不如省事不易之道也事有當死不死其詬有甚於死者後亦未必免死當去

不去其禍有甚於去者後亦未必得安世人至此多惑亂失常皆不知輕重義命之分也此理非平居熟講臨事必不能自立不可不預思古之欲委質事人其父兄日夜先以此教之矣中材以下豈臨事一朝一夕所能至哉教之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養也忍之一事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謹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過

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爲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常說喫得三斗釅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范侍郎育作庫務官隨行箱籠只置廳事上以防疑謗凡若此類皆守官所宜詳知也

當官取傭錢般家錢之類多爲之程而過受其直所得至微所喪多矣亦殊不知此數亦吾分外物也已上出呂氏童蒙訓

唐肅待制爲秦州司理參軍時有商人夜宿逆旅而同

宿者殺人亡去旦起視之血汙其衣為吏所執不能
辨明遂自誣服肅為白其寃而知州馬知節趣令具
獄肅固持不可後數日得真殺人者就辟本州觀察
推官

杜衍丞相作河東提刑時上黨民有繼母為人所殺或
告民殺之不勝捶掠遂自誣服獄既具衍疑非實未
論決閲果得真殺人者

孫沔副樞為趙州司理參軍時盜發屬縣為捕者所迫

乃棄其刀兵并所盜贓於民家後即其家得會飲者十六人適如其數捕繫縣獄掠使服罪法皆當死以具獄上沔疑其枉而留訊之州將怒然終不敢決未幾得真盜州將反喜謂沔曰微子吾得自脫耶

范正辭郎中為江南轉運副使時饒州有群盜劫富民家財捕得十四人獄具當死正辭按部至饒引問察其非實命徙他所訊鞫既而民有告群盜所在者令監軍王愿掩捕愿未行而盜遁去正辭親出郭追獲

之皆伏法而十四人得釋

趙稹少師為益州路轉運使時邛州蒲江縣捕劫盜不得而官司反繫平民數十人楚掠强服且合其辭若無可疑者稹適行部意其有寃乃馳入縣獄盡得其寃狀釋出之

薛向樞密提點河北刑獄時深州武强縣有强殺人而奪其財尉以失盜為負捕平人掠服之置贓於外以符其語向得而疑之親引問直其寃免死者六人正

其尉故入之罪

宣歙間有強盜夜殺一行旅棄尸道上携其首去將曉一人繼至而踐其血亟走避之尋被追捕繫獄半年不決者有司欲得首結案乃嚴督里胥遍行搜索會一丐者病臥窰中即斬以應命囚亦久厭考掠遂伏誅後半年強盜始敗于儀真獄成驗所斬首乃瘞于歙縣界彼里胥之濫殺與平民之枉死皆緣有司急於得首以結案也然則追責贓證可不審謹乎

王利郎中通判滄州時閱具獄有群盜當就死利察其氣貌非作惡者密訊之頗得其寃狀乃留不決且索境内後數日盡獲真盜賴免者七人

余良肱大卿初為荆南司理參軍有捕得殺人者既自誣服良肱獨以驗其尸與所用刃疑之曰豈有刃盈尺而傷不及寸白請詳捕果獲真殺人者

張堯佐宣徽初為鈞州推官時吉州有道士與商人偕行夜宿郵舍飲而商人暴卒道士惶恐遁去為邏者

所獲捕繫百餘人轉運使命堯佐覆治盡得其寃狀而釋之

強至祠部為開封府倉曹參軍時禁中露積油幕一夕火主守者法皆應死至預聽讞疑火所起召幕工訊之工言製幕必雜他藥相因既久得濕則熻府為上聞仁宗悟曰頃真宗山陵火起油衣中其事正爾主守者遂傳輕典已上出折獄龜鑑

仕學規範卷二十七

仕學規範卷二十八

宋　張鎡　撰

涖官

向敏中丞相判西京有僧暮過村舍求宿主人不許求寢於門外車箱中許之是夜有盜入其家携一婦人并囊衣踰牆出僧不寐適見之自念不為主人所納而強求宿明日必以此事疑我執詣縣矣因亡去夜走荒草中忽墜眢井而踰牆婦人已為人所殺尸在

井中血汙僧衣主人蹤迹捕獲送官不堪掠治遂自誣云與婦人姦誘以俱亡恐敗露因殺之投尸井中不覺失脚亦墜於井贓與刀在井旁不知何人持去獄成皆以為然敢中獨以贓仗不獲疑之詰問數四僧但云前生負此人命無可言者固問之乃以實對於是密遣吏訪其賊食於村店有嫗聞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也問曰僧某獄如何吏紿之曰昨日已笞死於市矣嫗歎息曰今若獲賊如何吏曰府已悞決

此獄雖獲賊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害彼婦人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吏問其人安在嫗指示其舍吏往捕并獲其贓僧始得釋

錢治屯田為潮州海陽令時郡之大姓某氏火迹其來自某家吏捕訊之某家號寃不服太守刁湛曰獄非錢令不可治問大姓得火所發牀足驗之疑里仇家物因率吏入仇家取牀足合之是仇家即服曰火自我出故遺其跡某家者欲自免也某家乃獲釋

蔡髙調福州長溪尉縣媪二子漁於海而亡媪某氏為仇告縣捕賊吏皆難之曰海有風波安知不水死乎雖故為仇所殺若不得尸則於法不可理髙獨謂媪色有寃不可不為理也乃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媪約曰十日不得尸則為媪受捕賊之責凡宿海上七日潮浮二尸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伏法髙端明殿學士襄之弟也

錢惟濟留後知絳州民有條桑者盜强奪之不能得乃

自斫其右臂誣以殺人官司莫能辨惟濟引問面給以食而盜以左手舉匕筯因語之曰他人行刃則上重下輕今下重上輕正用左手傷右臂也誣者引服

蘇渙郎中知衡州時耒陽民為盜所殺而盜不獲尉執一人指為盜渙察而疑之問所從得曰弓手見血衣草中呼其儕視之得其人以獻渙曰弓手見血衣當自取之以為功尚何呼他人此必為姦訊之而服他日果得真盜

梁適丞相嘗爲審刑院詳議官梓州妖人白彥歡能依鬼神作法詛咒人有死者獄上請讞皆以不見傷爲疑適曰殺人以刃尚或可拒今以詛也其可免乎卒以重辟論

馬亮少保初以殿中丞通判常州吏有亡失官物者械繫妻子干連十百人亮一切縱去許其自償所負不踰月而盡輸之

薛顏大卿知耀州有豪姓李甲者結客數十人號沒命

社或不如意則推一人以死鬬數年為鄉人患莫敢發之顔至大索其黨㑹赦當免特放甲流海上餘悉籍于軍

范純仁丞相知河中府時録事參軍宋儋年會客罷以疾告是夜暴卒蓋其妾與小吏為姦也純仁知其死不以理遂付有司案治㑹儋年子以喪柩歸移文追驗其尸九竅流血睛枯舌爛舉體如漆有司訊囚言寘毒鼈胾在第幾巡豈有中毒而能終席耶必非實

情命再劾之乃因客散醉歸寘毒酒盃中而殺之此

葢罪人以僭年不嗜蠶而爲坐客所并且其後巡數

尚多欲爲他日𢇛異逃死之計爾

程顥察院知澤州晉城縣時有富民張氏子其父死未

幾晨起有老父在門曰我汝父也來就汝居具陳其

由張氏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請辨之老父曰業醫

遠出治疾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氏其年月日某

人抱去某人見之顥謂曰歲久矣爾何記之詳也老

父曰某歸而知之書於藥法册後因懷中取册以進
其記曰某年月日某人抱兒與張三翁顒問張氏子
爾年幾何曰三十六爾父在年幾何曰七十六謂老
父曰是子之生其少年四十人已謂之三翁乎老父
驚駭服罪
歐陽曄都官知端州有桂陽監民爭舟相毆死獄久不
決曄出囚坐廷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訖還于獄獨
留一人留者色動曄曰殺人者汝也因不知所以然

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泣曰我殺之不敢以累他人

程顥察院初為京兆府鄠縣主簿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言無證左何以決之顥曰此易辨耳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年矣曰二十年遣取千錢視之謂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則遍天下此錢皆爾父未居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

彭思永侍郎為益州路轉運使時攝成都府事蜀民以交子貿易多置衣帶中而盜以爪甲間挾刃伺便徼取之至十百而不敗民甚病之思永捕獲一人使盡疏其黨悉黥隸諸軍盜以衰息

張詠尚書知江寧府有僧陳牒出憑詠據案熟視久之判送司理院勘殺人賊翌日群官聚廳不曉其故詠乃召問為僧幾年對曰七年又問何故額有繫巾痕即惶怖服罪蓋一民與僧同行於道中殺之取其祠

部戒牒自披剃為僧也

燕肅侍郎知明州俗悍輕喜鬬肅推先毆者雖無傷必加以罪後毆者非折跌支體皆貸之於是鬬者為息

葛源郎中初以吉州太和簿攝吉水令他日令始至猾吏誘民數百訟庭下設變詐以動令如此數日令厭事則事常在吏矣源至立訟者兩廡下取其狀視有如吏所為者使自書所訴不能書者吏受之往往不能如狀窮輒曰我不知為此乃某吏教我所為也悉

捕劾致之法訟以故少吏亦終不得其意

周沆侍郎嘗為河東轉運使自慶歷以來河東行鐵錢

民多盜鑄吏以峻法繩之抵罪者日繁終不能禁沆

乃命高估鐵價盜鑄者無利不禁自息

胡向少卿為袁州司理參軍時有盜七人皆當死向疑

其有寃乃留訊之則二人者果不同謀始受其庸而

中道被脅以行卒得免死

李應言諫議為侍御史時鄆州民傳妖法者其黨與凡

百餘人捕者欲邀功賞而誣以不軌命應言往按其事止誅首謀數人餘悉全活之

王延禧朝議初為岳州沅江令歲饑盜起親獲十餘人皆應死法得遷官延禧歎曰是皆良民窮而為盜者既無以業之又利其死以為已功亦何忍哉諭被盜者惡裁其贓盜得不死延禧王黄州孫也已上出折獄龜鑑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仕學規範卷二十九至三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龔敬身

校對官主事臣張　培

謄録舉人臣謝𭅺立

欽定四庫全書

仕學規範卷二十九

宋 張鎡 撰

陰德

陳侍中堯叟為廣南西路轉運使嶺南風俗病者必禱神不服藥堯叟有集驗方百本刻石桂州驛舍人頗賴之又以地氣蒸暑為植柳鑿井每三二十里必置亭舍什器人免渴死

李右司濬字德淵眞州倚郭人父超為禁軍卒嘗從潘

美外戍主刑刀每行刑趨必徐之至美怒解多有寛釋以是全者甚衆人謂其有隂德

滕章敏公元發知安州侍郎韓丕旅殯于安五十年矣學士鄭獬安人也既没十年貧不克葬甫皆葬之

吳節使居厚出知和州創將理院致醫藥使病者有歸所全活甚衆其後朝廷設坊安濟大槩如居厚所建立

王朝散靚知戍都府府無閑田中下之家無葬地多用

浮屠法火化覩委官録未葬者萬餘得官地奏為墓域葬之並出本朝名臣傳

泉州同安主簿蕭涉二男長曰注次曰伯英府君臨終之夕呼二子屬之曰昔為獄官有隂德於人吾聞有隂德者其後必大汝等當力學圖富貴以大吾門二子果皆擢進士第注今為西上閤門使廣南西路安撫都監知邕州伯英秘書丞出皇朝名臣四科事實

竇禹鈞年三十未獲嗣夜夢祖父謂曰汝年過無子又

壽不永當早修隂德禹鈞唯諾家僕盜用數百千錢懼事發遂遁寫劵繫女臂曰賣此女以償欠公憫而嫁之僕感泣歸訴前罪公置不問由是圖公像日焚香以祝公年又常入佛寺得遺銀二百兩金三十兩黎明復入院以伺失者果一人泣涕而至公問其故曰為父犯大辟遍告諸親貸得此物用贖父罪昨暮去失父不復贖矣公驗實還之更有所贈又內外姻婭有喪不舉有女不嫁者公一切周旋歲之所入除

伏臘供給外皆以周急家尚儉素建書院四十間聚書萬卷延文行師儒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是以由公門而貴者前後接武公歷官至左諫議大夫致仕義風家法實一時標準生五子並登第儀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侃左補闕偁參知政事僖起居郎公一夕復夢祖父謂曰陰陽之理大抵無異善惡之報或在見世或在來世無可疑者汝本無子又降年不永以陰德故天延汝壽三紀賜汝五子貴顯壽終當為

洞天真人公益進修年八十二沐浴别親舊談笑而逝

曹冀王彬前後受命征伐凡降四國江南西川廣南湖南也嘗曰自吾為將殺人多矣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功名顯著為諸將之首諸子皆賢瑋琮璨繼領旄鉞其後少子玘追封王爵實生光獻慈聖太后輔佐仁宗母儀累朝聖功仁德天下懷慕以至濟陰王生孚王爵子孫昌盛近世無比非元功隂德享報深

厚何以及此

查道淳化中赴舉之資用干諸親舊得數萬緡偶於旅次見一女子甚端麗詢之故人之女也道乃傾囊擇謹厚婿嫁之是歲道雖罷舉次年登科其後位至侍從已上出皇朝類苑

参政吴文肅公初與鄉人王彭年善稱道其能為致名宦彭年客死于京師公使長子主喪事周恤其家嫁其二女馬及他姻族有不能自存者為畢嫁娶又以

錢二千萬買田北海號曰義莊以賙親戚朋友貧乏者終之日家無餘財諸子無宅以居烏乎可謂篤義君子矣

翰林學士曾文昭公肇元祐士大夫再以赦甄叙或復舊職典方面公奏生者蒙恩已厚矣唯是遊魂枯骴未被聖澤請如寇準曹利用故事還其所奪官職及本家恩澤又乞如祖宗朝每大赦後置看詳編配罪人一司命官典領使流竄廢錮之人均被恩施皆見

納用並出皇朝名臣言行錄

秀州教學老生姓張名某學業不甚精頗有信行里人服之忽有一商旅途中抱疾甚困憊投宿于張生張詢其來但能言其名氏鄉里云聞君信義餘已不能言而斃張閱其行裝有金十兩乃遣人召其妻孥護尸持金而歸後生子師中一舉擢進士第登朝帯舘職為京西漕使尚書工部郎中卒官噫不欺心隱財享報如此出王氏談淵

閩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則率皆不舉為其貲產不足以贍也若女則不待三往往臨蓐以器貯水纔產即溺之謂之洗兒建劔尤甚四明俞偉仲寛宰劔之順昌作戒殺子文召諸鄉父老為人所信服者列坐廡下以俸置醪醴親酌而侑之出其文使歸諭勸其鄉人無得殺子歲月間活者以千計故生子多以俞為小字轉運判官曹輔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仲寛一官仍令再任復為立法推其一路後子奉使於閩與

仲寛為婚家法當避仲寛罷去予嘗至其邑聞仲寛

因被差他郡還邑有小兒數百迎於郊雖古循吏蓋

未之有也

鄭屯田建中其先本雍人五季時從家安陸貲鏹鉅萬

城中居人多舍客也每大雨過則載瓦以行閭有屋

漏則補之若舍客自為之屋亦為繕補又隆冬苦寒

蠲舍緡仍月屯田公晚得一子即侍郎公紓也登進

士第官至祠曹爲前行職為理寺少列侍郎有五子長

曰獮中皇祐元年第至朝奉大夫次即侍讀父毅夫也皇祐五年魁天下士三子與孫皆任以官不繇選調世禄不絶隂施之報蓋不誣矣並出麈史

天聖中張文節在政府國封嵗時入見時莊獻母儀天下見其二侍婢老且陋怪其過自貶約對以丞相不許市妙年者因敕國封容市二少年女奴或丞相問但言吾意國封遂買二人首飾服用無慮三十餘萬一日文節歸第二婢拜于庭文節詢其所自國封具

以告從容指旁侍二嫗謂夫人曰此二嫗乃夫人昔日之媵也今出之亦無所歸固當終身于此耳若二姝齒未踰笄將嫁少年予向去之事固不可知若令守一老翁甚無謂也雖然太后聖慈垂愍然某之志豈可渝也他日入見宜以此懇敷奏遽召宅老呼二婢之父兄對之折券并衣着首飾與之俾為嫁資謂曰若更復顧予人必當送府劾罪

河東人衆而地狹民家有喪事雖至親悉燔爇取骨燼

寄僧舍中以至積久弃捐乃已習以為俗韓稚珪鎮并州以官鏹市田數頃俾州民骨肉之亡者有安葬之地並出倦遊雜録

魏泰云余為兒童時嘗聞祖母集慶郡夫人言江南有國日有縣令鍾離君與鄰縣令許君結姻鍾離女將出適買一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箒治地至堂前熟視之地之窊處惻然泣下鍾離君適見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家父於此穴地為毬窩道我戲劇歲久

矣而容處未改也鍾離君驚曰而父何人婢曰我父乃兩政前縣令也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而更賣為婢鍾離君遽呼牙儈問之復質于老吏具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鍾離君遽以書抵許令而止其子且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吾特怜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之奩篚先求婿以嫁前令之女也更俟一年别為吾女營辦嫁資以歸君子可乎許君答書遽伯玉耻獨為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人之

女配吾子然後君別求良奥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祖母語畢歎曰此等事前輩之所常行今則不復見矣余時尚幼恨不記二令之名姑書其事亦足以激天下之義夫

范文正公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衰絰數人營理喪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將出殯近郊賵斂棺槨皆所未具公憮然即徹宴席厚賙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歎有泣下者 並出東軒筆録

河東先生柳仲塗少時縱飲酒肆坐側有書生接語乃以貧未能葬其父母將謁魏守王公裕求貲以辦事先生問費幾何曰得錢一十萬可矣先生曰子姑就舍吾且為子謀之罄其貲得白金百兩錢數萬以遺之議者以郭代公之義不能遠過（出澠水燕談）

曾魯公公亮布衣時遊京師舍於市一夕聞旁舍泣聲悲甚詰朝過而問焉旁舍生顧視左右欷歔久之曰僕頃官于某所因某事負官錢若干吏督之急無以

償之乃以其女鬻於商人得其直四十萬錢今去有日此所以泣之悲也公曰謹勿與商人吾欲售之旁舍生曰業已書劵取直不可追矣公曰第償其直索其劵而火之彼不可則恐之曰吾將訟于官旁舍生然之公即與四十萬錢約曰後三日中以其女來吾且登舟俟若於水門之外旁舍生見商人如公指商人果不敢爭至期而往則公之舟無有也詢旁舟之人乃知公去已三日矣其女後為士君子配出曾魯公軼事

呂文仲歙人為中丞有隂德咸平中鞠曹南猾民趙諫諫豪於財結士大夫根蔕特固忽御寶封軒裳姓名七十餘輩自中降出皆昔委諫營産買妾者悉令窮治文仲從容奏曰更請察其為人密籍姓名候舉選對敭之日斥之未晚真宗從之出玉壺清話

仕學規範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仕學規範卷三十

宋 張鎡 撰

陰德

李丞相沆有長者譽一旦僕逋宅金數十千忽一夕遁去有女將十歲美姿格自為一券繫於帶願賣於宅以償馬丞相大惻之祝夫人曰願如已子育於室訓教婦德俟長成求夫嫁之至請夫人親結縭以主其婚然而務在明潔夫人如所誨及笄擇一婿亦頗良

具奩幣歸之女範果堅白其二親後歸舊京聞之感刻心骨丞相病夫婦刲股爲羹饋之至薨衰絰三年

出湘山野録

許昌士人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與治後事如禮久之其子丐於塗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荅曰如得灌園以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孝基怪之復謂曰汝能管庫乎答曰得灌園已出

望外況管庫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其子頗馴謹無他過孝基徐察之知其能自新不復有故態遂以其父所委財産歸之其子自此治家勵操為鄉閭善士不數年孝基卒其友數輩游嵩山忽見旌幢騶御滿野如守土大臣竊視車中者乃孝基也驚喜前揖詢其所以致此孝基曰吾以還財之事上帝命主此山言訖不見出泊宅編

王晉公祐事太祖為知制誥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付

告之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為相也蓋魏州節度使符彦卿太宗夫人之父有飛語聞于上祐往别太宗於晉邸太宗却左右欲與之言祐徑趨出祐至魏得彦卿家僮二人挾勢恣横以便宜决配而已及還朝太祖問曰汝敢保符彦卿無異意乎祐曰臣與符彦卿家各百口願以臣之家保符彦卿家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享國不長願陛下以為戒帝怒其語直貶護國軍行軍司馬華州安置七年

不召太宗即位謂輔臣曰王祐文章之外別有清節

朕所自知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見而薨初祐赴貶時

親朋送於都門外謂祐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祐笑

曰某不做兒子二郎者須做二郎乃文正公旦也祐

素知其必貴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

者已而果然天下謂之三槐王氏云出邵氏聞見錄

陳元植者粗有家道好行陰隲至禽虫皆蒙其恩將食

則百鳥飛鳴於坐隅凡十年餘一夕夢緋衣人謂之

曰爾有陰德及於一切然壽命短促以此當延宜勉為之後果至九十九歲曾無疾苦出古今類事

僕射王公至道初為譙幕因按逃田時饑而流亡者數千家公力謀安集上疏論列乞貸以種粒牛糧朝廷皆從之一夕次蒙城驛夢空中有紫綬象笏者以一綠衣童子遺公曰上帝嘉汝有愛民深心故以此為宰相子後果生一男公亦拜相信造物賞善之速如此

垂崖公鎮蜀時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忽報云請
到西門黃兼濟承事黃幅巾道服真君降階迎接甚
謹且揖垂崖坐黃之下詢顧詳款似有欽嘆之意公
翊日命吏請黃君戒令止以常服來比至一如夢中
所見遂以告之且問黃有何隂德蒙真君禮遇如此
黃曰無他長但每歲禾麥熟時以三萬緡收糴民或
艱食即以元糴斗斛不增價糶之在兼濟初無損於
小民則頗有所補垂崖嘆曰此公所以居詠上也命

二吏掖持黄坐索公裳拜之

程仁霸攝本州録參眉山有盗蘆菔根者所持刃誤傷主人尉幸賞以刼聞獄掾受賕掠成之公知其寃謂盗曰盡訴寃吾為直之盗果稱寃遂移獄公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復移獄竟論殺盗公因罷歸掾尉皆暴死後三十餘年晝日見盗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待公而决前此地府欲召公暫對我叩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驚公今公壽已盡我為公荷擔而往暫對即

生人天子孫壽禄朱紫滿門矣公沐浴衣冠就寢而
卒東坡幼時聞此言已而其外祖父壽九十舅氏貴
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為監司者三人元
孫官學益盛而掾尉之子孫微矣或謂盜德公之深
不忍煩公暫對則可矣而獄久不决豈主者惡之亦
因以苦掾尉𡽪希賞而害人者不可不戒
錢公若水為同州推官有富民走失一小女奴莫知所
在父母以訴州委録參鞫之其録參舊有求於富民

不獲遂劾其父子共殺女奴投尸水中法外凌䆒不勝其苦遂自誣伏獄具上于州州委官審覆亦無反異獨若水遲疑録參詣廳詬駡曰豈公受富民錢故求出之乎若水但笑曰今數人當死安可不容某熟察又越旬不决知州亦有語若水終不奪上下皆怪訝一日若水詣知州屏人告曰鼎某所以遲留此獄者蓋慮其寃嘗以家財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女奴安在若水歸使人密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

垂簾呼其父母謂曰汝女今至還識之否曰安有不
識即揭簾推出父母喜曰是也於是引出富民釋之
富民號泣謝曰非使君某一旦遂至滅門知州曰此
乃推官非我也富民急詣推官求謝若水閉門不納
富民遶垣而哭歸傾家財飯萬僧以為若水壽知州
欲以其事聞若水不可其初心止欲拔寃非敢希賞
萬一敷奏在某固好於録叅却如何知州益加敬重
未幾太宗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不半年知制誥又

二年為樞密時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之云八月當出師可速辦芻粟既而又檄云八月不利當以十月久之又檄云賊將入塞兵以時進芻粟即日取辦時芻粟已散倉卒不可集繼隆遂劾奏于朝太宗大怒立命中使乘騎取三運使首王色甚厲無一敢言若水從容曰候事狀明白誅之未晚上意亦悟止黜為副使既而虜入塞事皆虛繼隆坐是罷其招討嗚呼錢公用心如此過人遠甚然

則録參與夫指討者誠何心哉

陳公洎為開封功曹時章憲太后臨朝族人杖殺一卒公當驗尸太后遣中使十數輩諭旨吏惶懼欲以病死聞洎獨正色曰彼實寃死待我而伸奈何懼罪而驗不以實乎爾曹但勿預吾當任咎乃手自為牘以白府尹程琳大喜曰官人用心如此此前程非琳所及亟索馬入奏雖大忤旨而公論歸之既而太后原其族人公亦不及罪自此遂顯名不數年歷官臺省終

于三司副使其孫傳道履常皆以詞學為一時聞人蓋陰德之報也今之士大夫多不盡意於此而致死者寃不得伸亦豈能無累

兩浙田稅畒三斗錢氏國除朝廷遣王方贄均兩浙雜稅方贄悉令畒出一斗使還責擅減稅方贄謂畒稅一斗天下之通法兩浙既已為王民豈當循僞國之法上從其說至今畒稅一斗者自方贄始唯江南福建猶舊額蓋當時無人論列遂為永式方贄尋除右

司諫終于京東轉運使有五子皐准覃䇶罕准之子珪為宰相其他亦多顯者豈非惠民之報歟

王清化修西太一宮有古塚在其北欲毁之一道士再三乞不毁清化遂止是夕其道士夢一大官召謝之人有平夷塚墓以廣園宅者豈獨無禍

大觀中有士入於京師買靴者忽見其父葬時一靴在馬喆之鋪翁云官員携來修俟其復至可問也有頃其人果來乃士人之父拜之不顧但取靴乘馬而去

士人追隨約二三里度力不可及乃呼曰生為父子何無一言見教其父曰爾可學鎮江太守葛繁士人者遂往謁之備言其事因問繁何以為幽冥所重繁對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二或三或數四或十令四十餘年未嘗少廢又問何以為利人事繁指座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蹶人足予為正之若人渴予與盃水皆利人之事也但隨其事而利之上自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行唯在乎常久而已後

有異僧見繫在淨土境中蓋其能以利人為念則日用無非利人事矣

有二士大夫以前程祈夢於京師二相公廟一人夢持簿者以簿示之云此乃公同行前程也視之自小官排至宰相仍有以朱勾之者問曰勾之者何也曰此人愛財不義陽間取此一項故此間勾此一項若急改過尚可至監司其人聞之更不敢妄取後果至監司

臨南海郡嘗有太守見配至崖州人例止以三百為率過其數則投先到者於海中乃奏白於朝曰朝廷所以不殺而宥之遠方者欲生全之也今推之於海是復殺之不若量移先到者入内地以彰朝廷寛仁之德蒙可其奏後生還者莫知其數太守素無子一日設香案作拜若取物而置於懷中者凡五次人問之曰天帝以我活人之功賜我五男子後果生五子皆登第豈非仁人之言其利愽造物者亦厚其報歟

有白者苦於貧窮問計於一得道者答云汝向日月邊
去日者思之乃明字遂往明州其術盛行後復見得
道者問其故答云汝前世於彼開井故也是知衣食
有地皆前生所種之德故今生受之況所積之德有
過於開井者耶
一獄官冬夜苦寒欲就寢其妻正色責之曰爾暖衣飽
食畏寒不出獄中罪人當如何其夫大感悟自此常
留意獄訟此婦人本娼女未有所生一夜夢神人以

緑衣槐簡付之後生一子登第
昔太學二士人同年月日時生又同年發觧過省二人
約受相近差遣㢘彼此得知災福故一人受鄂州教
授一人受黄州教授未幾黄州教授者死鄂州教授
為治後事於柩前祝曰我與公生年月日時同出處
又同公先捨我去使我今即死已後公七日矣若有
靈宜託夢以告其夜果夢告云我生於富貴已享用
過當故死公生於寒微未曽享用故活以此知人之

享用亦不可太過後鄂州教授歷官至典郡豈非聞

此警悟恐懼修省而然耶已上出樂善錄

仕學規範卷三十

仕學規範卷三十一

宋 張鎡 撰

陰德

林積南劍人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既卧覺床第間有物逆其背揭席視之見一錦囊實以北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以告乃巨商也林語之曰此吾故人脫復至幸令來上庠相訪又揭其名于室曰某年某月日劍浦林積假館遂行商

人至京師取珠子欲貨則無有急泓故道處處物色之至蔡邸見其榜即還訪林於上庠林具以告曰元珠具在然不可但取可投牒府中當悉以歸商如其教林詣府盡以珠授商府尹使中分之商曰固所願林不受曰使積欲之前日已為己有矣秋毫無所取商不能強以數百千就佛寺作大齋為林君祈福林後登科至中大夫生子又字德新為吏部侍郎

衛仲達字達可秀州華亭人為館職時因病入冥府立

庭下俟命有四人坐其上西嚮少年者呼曰為他檢
一檢三人難之少年曰若不檢如何行遣三人曰渠
已是合還何必檢恐出手不得爾少年意不可回呼
朱衣吏諭意吏捧牙盤而上中置紅黑牌二紅者以
金書善字黑者白書惡字少年指黑牌吏持以去少
焉數人捧簿書出盈庭即有一秤橫前兩皆有柈吏
舉簿寘東柈柈重壓至地地為動揺衛立不能安三
人皆失色曰向固云不可檢今果爾奈何少年亦慘

沮有悔意須臾曰吏與檢善看吏又持紅牌去忽西北隅微明如落照狀一朱衣道士捧玉盤出四人皆起立道士至居中而坐望玉盤中文書僅如筯大吏持下寘西棦棦亦壓地而東棦髙舉向空大風歘起捲其紙蔽天如烏鳶亂飛無一存者四人起相賀命席延衛坐衛拱手曰仲達年未四十平生不敢為過惡何由簿書充塞如此少年曰心善者惡輕心惡者惡重舉念不正此即書之何必真犯也衛謝曰是則

然矣敢問善狀何事也少年曰朝廷興工修三山石橋君曾上書諫此乃奏槀也衛曰雖曾上䟽朝廷不從何益於事曰事之在君盡矣君言得用豈只活數萬人命君當位極人臣柰惡簿頗多猶不失八座勉之遂遣人導歸衛後至吏部尚書

明州定海縣人蔣員外者輕財重義聞子姪中有不肖鬻田產者必隨其價買之既又度其無以自給復舉以還不取錢已而又賣既買又還至有數四者嘗泛

海欲趨郡偶柁樓便旋為回風所擊遂溺水舟人挽其衣救之不可制舟行如飛方號呼次遥見一人冉冉立水上隨風至舟所視之乃蔣也急取之問所以曰方溺時覺有一物如蓬藉其足適順風吹蓬相送故得至人以為積善報云

許叔微字知可真州人家素貧夢人告之曰汝欲登科須積陰德許度力不足惟從事於醫乃可遂留意方書久之所活不可勝計復夢前人來持一詩贈之其

詞曰樂有陰功陳樓間處堂上呼盧喝六作五既覺姑記之於牘紹興壬子以第六人登科用升甲恩如第五人得職官其上陳祖言其下樓材夢已先定也
已上出夷堅甲志
張文規字正夫筠州高安人以特奏名入官再調英州司理參軍眞陽縣有民張五者數輩盜牛里人胡達朱奎張運張周孫等保五追捕之羣盜散走獨張五拒抗不去達殺之而取其貲盜不得志反以被劫告

于縣縣令吳邈欲邀功盡取逹奎以下十一人送獄劾以為强盜殺人鍛錬備至皆自誣服奎運二人病死既上府事下理院文規察因辭色疑不實一問得其情又獲盜牛黨以證獄具胡逹以手殺人杖脊餘人但等第杖臋而已奎運乃無罪時元祐七年也吳邈計不行恚忿歸番禺嘔血死文規雪寃獄活十人當得京秩郡守方希覺以其老生無援不剡奏但以舉者遷撫州臨川丞紹聖四年之官明年夏四月癸

夘以驗尸感疾遂困勺飲不入口者一月昏不知人四體皆冷喘息不屬醫以為必死家人環泣待盡越五月辛未忽微作聲索水飲身漸能動大言曰速差人般取船上行李家人以為狂至夜半神氣始定乃言方病在床聞一人呼云英州下文字即出視之有公吏三四輩曰攝官人照證事吾甚恐不知其由告以病篤乏力不能行又無公服吏曰彼中自有公服已具舟岸下矣不得已與俱往登舟頃刻間已至英

入城視井邑人物歷歷如舊唯市中酒樓不見問左右曰焚之矣吏止之令少待曰俟取公案須臾而至問何等文書曰吳邈辭胡達案也吾念邈死已久何為追我方悟已死稍行前入大官府門廡嚴峻戈戟列衛甚整有同行者十餘人將入門一卒持衣冠至服而入或告曰有持水漿來者切勿飲飲則不得還又前至一門衛兵愈盛方士數十皆執斧鉞果有持水至者同行皆飲吾辭以不渴又易茶以來復辭之

其人怒曰何為難伏事也遂復前行追者先入門出
引衆俱進見殿宇樓觀金碧相照殿上垂簾皆不敢
仰視潛問追者殿上為誰曰王俄傳呼驅同行者使
前旋即捽去最後方及吾聞簾內所問果吳邈事一
一以實對王曰吾亦詳知然必須卿至結正者貴審
實爾吾奏曰臣自勘此獄使十人將死得生獨不蒙
朝廷賞勞敢問其說王曰臨川丞即酬賞也吾曰准
賞格當改合入官而今但用舉者循資耳王曰豈有

舉主二人而遽得丞大邑乎葢吾初得三薦章既赴部而廣東提刑王彭年者已不可用不謂冥間知之如此之的遂奏曰官職既有定分願以微功少延壽數即聞殿上索簿俄有吏抗聲云已蒙王判則見文書自簾出降付衛者引吾至所司遥見吳邈荷校於簾下而朱奎張逵立其傍吾借書欲觀衛者不可曰至司則見矣指司吏曰此濮州舉人也行已正直明法不第故死得主判于此至司揖吏問所判吏出示

紙尾有添一紀三字吾佯為不曉以問吏吏曰子宿學老儒豈不曉一紀之義乎十二年也子有雪活十人之功故王以一紀報子此人間希有事也適在王所聞子應對王甚喜夫上帝好生而惡殺經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云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凡引此類數十端不能盡記吾從容謂之曰公本貫濮州邪吏愕曰何以知之吾笑曰平生聞濮州大鍾果有之乎京師人戲語有濮州鍾吏作色曰此非戲所勿輕言復引出

至殿下叩簾奏訖吏舉手令退吾又前白曰適蒙判增一紀今六十七矣計其所增當至七十九然先父壽止七十八豈有人子而壽過其父乎王曰不然人壽短長係乎所修父子雖親不必同也遂拜謝而出見廊下一大門守衛嚴密吏曰都獄門也其間各有獄凡貪淫殺害嚴刑酷法讒譖忠良毀敗善類不問貴賤久近俱受罪于此欲入觀不可望見門内一僧持磬吏曰道冥和尚也凡人蒐魄皆此僧導引廊上

有欄楯如州縣所謂沙子者其間因亦多一女子年十七八呼曰開官人得歸撫州煩為白知州許朝散云十二娘至今未得生天願營功果救拔我朝散將來亦辭保舉官人吾默思許守今年舉狀已盡安能及我俄聞傳呼張文規與罪人通語言驅至王所王問焉以實告王曰能為言之理無所碍彼此當有利益吾遂行恐忘女子之言又至司就吏借筆書十二字於臂急趍出見元追者引登舟行至一城乃南雄

州也有黃衣來報方提舉已死追至此乃英守方希覺者見提舉江西常平吾猶意其在英時不保奏鞫獄事走卒妄言悅我以求利詰其所在曰在某所往求之不見復登舟即抵岸送者推出船遂寤視臂間十二字隱隱若存時病已經月腰膂間肉壞見骨善醫者以水銀粉傅之肌肉立生許朝散者臨川守許中復也十二娘者乃其兄之女聞其事為誦佛書飯僧薦之而方希覺者以文規甦後始死葢氣未絶時

精爽已逝矣文規在告幾百日漕司以為不勝任檄郡守體量將罷之許守具事實保明言病愈已堪釐務乃悟女子所謂保舉及王言彼此利益之說後有客自英來云市樓果為火所毁明年文規以通直郎致仕大觀二年七十八矣夢一羽衣來云向增壽一紀今數足矣陰君以公在英州嘗權司法斷婦人曹氏斬罪降作絞刑又添半紀文規寤而思之曹氏者本罪當斬欲全其首領故以處死定斷既去官刑部

駁問以為失出偶事在赦前又王氏已死無所追正但索印紙批書而已至和四年乃卒年八十三考其再生及夢凡增一紀有半當得十八年而只十六年者蓋自生還之歳至得夢時首尾為一紀又自夢歳至終年為半紀云

張成憲字維永監陳州糧料院時宛邱尉謁告暫攝其事捕獲強盜兩種合十有五人送于縣具獄未上尉即出參告白郡守求合兩盜為一粟人數滿品可優

得京官郡守素與尉善許諾以諭張張曰尉欲賞無不可若令竄易公牘合二者為一付有司鍛鍊遷就則成憲不敢為郡守不能奪尉殊怨恨殆成仇怨後十二年張為江淮發運司從事設醮茅山夜宿玉宸觀夢其叔告曰陳州事可保無虞但不可轉正郎已而至殿庭殿上王者問曰陳州事尚能記憶否對曰歷歷皆不忘但無案牘可證王曰此中文籍甚明無用證既出見二直符使各抱一錦綳與之曰以此相

報張素無子是歲生男女各一人又七年轉大夫官

得直秘閣而終並出夷堅乙志

仕學規範卷三十一

仕學規範卷三十二

宋 張鎡 撰

作文

真宗嘗以御製釋典文字法音集三十卷天禧中詔學僧二十一人於傳法院箋注楊大年充提舉注釋院事製中有六種震動之語一僧探而箋之暗碎繁駁將三百字大年都抹去自下二句止八字曰地體本静動必有變其簡當若此

夏英公父官於河北景德中契丹犯河北遂没于陣後
公為舍人丁母憂起復奉使契丹公辭不行其表云
父没王事身丁母憂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
枕塊忍聞禁𬚪之音當時以為四六偶對最精絶者
丁晉公貶崖時大臣實有力焉後十二年丁以秘監召
還光州致仕時大臣出鎮許田丁以啟謝之其畧曰
三十年門館游從不無事契一萬里風波往復盡出
生成其婉約皆此又自夔漕召還知制誥謝兩府啓

二星入蜀雖分按察之權五月渡瀘皆是提封之地
後云謹當揣摩往行執躅前修效謹密於孔光不言
温木體風流於謝傳且詠蒼苔
小説載盧携貌陋嘗以文章謁韋宙韋氏子弟多肆輕
侮宙語之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文章有首尾異
日必貴後竟如其言本朝夏英公亦嘗以文章謁盛
文肅公文肅曰子文章有館閣氣異日必顯後亦如
其言然余嘗究之文章雖皆出於心術而實有兩等

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臺閣之文山林草野之文則其氣枯槁憔悴乃道不得行著書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臺閣之文則其氣溫潤豐縟乃道得行著書立言者之所尚也故本朝楊大年宋宣獻宋莒公胡武平所撰制詔皆婉美淳厚過於前世燕許常楊遠甚而其為人亦各類其文章王安國常語余曰文章格調須是官樣豈安國言官樣亦謂有館閣氣耶又令世樂藝亦有兩般格調若教坊格調則婉媚風流

外道格調則粗野嘲唽至於村歌社舞則又甚焉茲亦與文章相類已上出皇朝類苑

夫文傳道而明心也古聖人不得已而為之也既不得已而為之又欲乎句之難道耶又欲乎義之難曉耶必不然矣請以六經明之詩三百篇皆儷其句諧其音可以播管絃薦宗廟子之所熟也書者上古之書二帝三王之世之文也言古文者無出於此則曰惠迪吉從逆凶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

雖在禮儒行者夫子之文也則曰衣冠中動作謹大遜如慢小遜如偽云云者在樂則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不得不章在春秋則全以屬辭比事為教不可備引焉在易則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夫豈句之難道邪夫豈義之難曉邪令為文而捨六經又何法焉若第取其書之所謂吊由靈而易所謂朋合簪者模其語而謂之古亦文之弊也出小畜文集

漢州進士楊交同時獲郡解擕文來謁公厚禮之閒日謂李畋與張逵曰漢州楊秀才可惜許一舉及第了儻更為文十年狀元不難得逵請問之公曰昨閱其文辭旨甚優氣骨未實欲期大受須是功全是知文章優劣本乎精神富貴高卑在乎形器吾以是觀人十得八九矣明年交果一舉及第

公謂畋曰為文之要須是賔主分明揭搕淨潔應用如布帛所須者與之文章如珠玉不可妄示與非人慮

有按劒之怒子宜謹之並出張耒崖語録

沈隱侯曰古今儒士為文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嘗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深以此服之杜工部作詩類多故實不似用事者是皆得作者之奥樊宗師為文奥澁不可讀亦自名家才不逮宗師者固不可效其體劉勰文心雕龍論之至矣出宋文景公雜志

宋子京云余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梅堯臣

喜之曰公文進矣

又云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後可以傳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古人譏屋下架屋信然陸機曰謝朝花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韓愈曰惟陳言之務去此乃爲文之要出宋子京筆記

歐陽公答徐祕校書云所寄近著尤佳論議正宜如此然著撰苟多他日更自精擇少去其繁則峻潔矣然不必勉強勉強簡節之則不流暢須待自然之至如

其當宜在心也

又云作文之體初欲奔馳久當收節使簡重嚴正或時肆放以自舒勿為一體則盡善矣並出廬陵文集

某嘗患近世之文辭弗顧於理理弗顧於事以襞積故實為有學以雕繪語句為精新譬之擷奇花之英積而玩之雖光華馨采鮮縟可愛求其根柢濟用則蔑如也出臨川文集

曾南豐與王介甫書云歐公更欲足下少開廓其文勿

用造語及模擬前人歐云孟韓文雖髙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出元豊類藳

先生與僕論作史之法先生曰新唐書叙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㢢也且文章豈有繁簡也意必欲多則冗長而不足讀必欲其簡則僻澁令人不喜讀假令新唐書載卓文君事不過止曰少嘗竊卓氏以逃如此而已班固載此事乃近五百字讀之不覺其繁也且文君之事亦何補於天下後

世哉然作史之法不得不如是故可謂之文如風行水上出於自然也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唐書進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且新唐書所以不及兩漢文章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又反以為工何哉然新舊唐史各有長短未易優劣也出元城先生語録

徐公仲車曰凡人為文必出諸己而簡易乃為佳耳為文正如為人若有辛苦態度便不自然

為文必學春秋然後言語有法近世學者多以春秋為深隱不可學葢不知者也且聖人之言曷甞務奇險求後世之不曉趙啖曰春秋明白如日月簡易如天地此最為至論

某少讀貨殖傳見所謂人棄我取人取我與遂悟為學法葢學能知人所不能知為文能用人所不能用斯為善矣

文字須渾成而不斷續滔滔如江河斯為極妙若退之

近之矣然未及孟子之一二

人當先養其氣氣全則精神全其為文則剛而敏治事則有果斷所謂先立其大者也故凡人之文必如其氣班固之文可謂新美然體格和順無太史公之嚴近世孫明復及徂徠公之文雖不若歐陽之豐富新美然自嚴毅可畏已上出節孝先生語

蘇明允上田樞密書云晁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飢寒窮困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

壞其體不足觀也凡數年來退居草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疎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温淳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嚮無不如意常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鼂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

明允上歐陽公書云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以為某之知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

文語約而意深不為巉刻斬絶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遑惑而抑絶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萬折而條達疎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辛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

東坡云某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形然

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

與姪帖云二郎得書知汝安并議論可喜書字亦進文字亦若無難處止有一事與汝說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汝只見爹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學此樣何不取舊日應舉時文字看高下抑揚如龍蛇捉不住當且學此書字亦然善思吾言

東坡云頃歲孫莘老識文忠公乘間以文字問之云無

他術唯勤讀書而多爲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即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擿多作自能見之此公以其嘗試者告人故尤有味

答李豸書云惠示古賦近詩詞氣卓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但微傷冗後當稍收斂之令未可也足下之文正如川之方增極其所至霜降水落自見涯涘然不可不知也

與謝師民書云示文觀之熟矣大畧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已上出三蘇文集

仕學規範卷三十二